

方

氏

墨

譜

方建元墨譜序

新都方建元氏志尚耽玄博專守
黑隱於墨欲假墨士而藏名家於墨
非緣墨而射利殺青成譜鑿梓盈
編彤文畢陳圖詠並載合為五卷

龍為六則瑞靈靈符蒼碧黃琮
卿雲騎虞具淵珠宮作國寶第
一舜衣商鼎天馬芝房連理合
歡角文龍光作國華第二穆駿
夏碑蒼珮玄珠刀筆化備泉琅玕

青藜作博古第三百子九英珊瑚
木難松枝桃根鳳玻璃環作博物
第四香雲寶月五牛三車具多
鬘陀法幢妙花作澹寶第五玉
洞霞城鳥使我舊賓碧桃仙杏樂

氣真人作鴻寶第六是三者稱
形象則謫誕五淫教譜頌則歲
難可悅難舌耕蘭之教細縵龍裾
金膏水碧之精光芒注目於是隕
糜之說罔有遺漏玄香之名不勝

流播矣乃其後玉名烏即霜稱紫
仲將擅譽於一點士衡傷賜羊二螺
囊裁錢豹之草齋合針魚之髓粉
芙蓉之萼而秋渚皆空煤松樹之薪
而春岫無色幻示浮屠金盞飛液

精凝羽士黃屋馮几斯皆驗生蹟
之已然激今轍而非謬者與方若
篋饒藏草筆禪生花譚風雅
則騷壇之選鋒傳高逸則布衣之
祭酒能俾姓氏徹於閭闔聲稱徧

乎寰宇豈惟墨為名高抑亦技
以人重者耶萬曆己丑二月初五日

太原王穉登序



墨賞 有引

余不識方建元氏而神交者有年蓋嗜其墨
因艷其名也歲乙卯遣使如歙購墨而建元
為泉下人已久長君子封能世其業越六載
余守興元乃托其姻胡倅求余言以光大之
余何能文重違其請遂作賞曰

剛方而直端靜而文稜角簡抗凜灑風雲無聲

色臭味與人之耳目口鼻而相熏無欣戚寒燠
與人之雍容譚笑而相親無曲折偃仰與人之
窮達老釋而相羣山林不卑廊廟不尊無驕無
諂無兢無紛何獨與方建元氏世相好而結納
于無垠時

泰昌庚申長至日北海吸墨齋主人馮珣季韞

甫書

歸能尋清廣大意彷彿妙至而塵垢已
平執事倍序稍不參差形為證此之誠
費亦不易之也其有未悟者則以爲
其下必能悉以行言不意當外如耕
示之一揮汗之至就如不悟是之故
大玄氏建元公其下

墨譜序

今之工于墨者則魚如于魯氏矣于醫
故名大激晚乃以字行更字建元其為
墨象凡五曰規曰矩曰珽曰圭曰雜佩
象不取義六曰國寶曰國華曰博古曰
博物曰太莫曰太玄求之象與義而不

能強而名之者又曰瑤州曰大國春曰
大紫重玄曰非烟曰九玄三極不腫而走
四方不招而市如噓處布衣之位而重
於萬乘不佞不紹之以左司馬印之
以二仲氏得至其室縱觀之其品式
有經則王府之關石和鈞公輸之準

純也其進琢美好則偃師之倡稀扁之
斲宋之玉楮而郢之斤成風也其初車
則典謨訓誥渾噩滿雅即秦漢而
下無諱也其族類浩穰肖像詭特則
九鼎之百物神姦兩府之群玉不可形
狀也其芬香郁烈光彩燿燿則虞廷

之卿雲太乙之青藜楚之畹蘭豈蕙也
其文字則河之圖洛之步倉頡之篆籀孔
甲之籀孟闕里之蝌蚪也試而用之不
膠漆而困不烟霧而升不涅緇而黑不
珠璧而潤若者若無若離若合天之
蒼非正色耶其壺子之衡氣機耶

即駟衍莫能談季感莫能相矣美
於技也一玉此乎建元之子嘉樹息父
之業而修之名與建元等不佞又聞人
之言曰建元始為墨市魚知者嘗受
學于左司馬而業奇進已交知于王
氏二美而神愈王夫孰詬文士魚用於

不佞不文何敢辱三先生以建元父
子之請不能力墨子序故而叙其譜
如此

雲杜李維楨撰

南州朱多炘書

墨書

汪道貫仲淹著

夫墨者黝而已矣堅其德也色澤其
華也次也芬芳其醜也刮摩其飾也
又其次也投以繽珠飾以藻績又次之
次也是故察墨之道自黝始望而眡

之其光可鑑也其廉可割也進而取
之欲其曄曄而有文也何所取之取
其純黑不雜也墨之上也世之鑑者滌
績刮摩而已耳無惑乎其趨之日以
也故塵垢宿墨非研也經宿渾濁
非水也燥濕失中非摩也界隘下濕

非藏也聞香悅飾非鑒也凡墨之黠者必先之烟然今之烟与古異古取之松烟与敗漆器今則以桐液矣欲墨之堅者必先之和然今之和与古異古之和以漆今則以膠矣取烟之方和膠之道市人莫不用之而知其道

者鮮矣善乎太函氏之授建元曰明
德非馨太冲惟莫夫非馨故襲有
所不事也惟莫則黥而已矣建元氏
用其方故以技甲天下嗟乎明流非
馨太冲惟莫盡之矣

夫烟者墨之質也取烟以桐液桐液

以藏久而焰小者為上凡取烟之道剝
木為規仰置之實以沙及水納鏗其
中鏗之多少視規短長鏗酌桐液以
燈草為炷而然之別覆殘燈烟之上
毋太高太高則烟散毋太卑太卑則
烟濁高不過拳卑不累掌乃為得

之桐液入紫草而煉之燈草以蘇木
漆苗何所取之取其焰小而光彩也凡
取烟冬則氣凝其烟聚故多而濁夏
則氣升其烟散故少而清當暑雨之
候取桐子久盪去為液置鏗欲深
覆欲高煉油而苗草獨草為炷而

然之始然則火力大掃而別置之既
地無去其燼久而火力微烟緩而紅乃
取以爲上劑火力稍微烟緩而清者爲
中劑故烟有三劑上劑是爲九玄三
極之劑中劑是爲非烟之劑掃而別
置之者是爲太紫重玄之劑六此各

以草之多宜為差無論矣世之稀膏
為炗者獨稀膏則炗大而無炗且滯
筆鋒雖有光而色白不如桐液之黯
也入桐液則與桐炗無異矣故曰稀膏
而麋角好竒者之過也

墨之和也以膠用膠有道不可過也

過則多滯不可不及也不及則多散不
滯不散而膠著水欲浥者製之不善
也善用膠者曰乎時曰乎地夏少冬
多春秋酌冬夏之中此曰乎時者也
南方氣蒸膠欲少北方風烈膠欲多
此曰乎地者也故用膠之道如不得已

堅而不滯也潤而不散也斯善用膠
者也古法用代郡鹿角膠善墨者或
自製膠欲其潔也古今異宜今用麋
角則色稍白自製則當溽暑而蒸
惟用廣膠擇家精而潔者斯無二
者之患矣古法用椀皮解膠而益墨

色建元得禁方用靈草取汁解膠
膠搭皮遠甚其後用以製膠故墨色
黯潤如漆靈草之助也友人莫達韓
評曰治墨莫先治膠、之質精而墨
妙膠之力久而墨堅膠之性盡而墨
純質精故烟膠之相得也和力久故

烟膠之相入也深性盡故烟膠之相劑
也化墨未百餘年不能全也于曾用法
于膠轉矣其堅而徒位可必至第墨
妙方來難覩其所謂化耳知之哉
余嘗謂建元氏曰奚氏墨入水經月
不壞何也建元氏曰此用漆故墨堅然

斷而視之則如燬瓦又能穴石又閒用
奚氏墨者先一日漬水中乃能摩非
今日所宜百

伯氏之謂建元曰墨者良于燼進之
則良于膠近世兩去無良獨以芳澤
相媾未矣自墨法之失也有八蠟珠雜

寶者矣。有投以腦麝者矣。是皆無
益于黠。乃不能窮搜烟和膠之三昧。徒
示其糜。以為豪豚耳。然腦氣新則
臭。故腦麝所必用也。用腦麝之法
擇其精者而研之。而澄之。而濾之。墨
各為劑。而後入。則香氣不失。而墨色

不損

古法合墨入鐵臼中搥三萬杵可過不
可少也甚之之耳今則搗以木臼隱
以金椎過數百杵則凝復蒸之數蒸
則膠性解過五千杵墨凝而堅不復
能杵矣故杵用強有力者袖數斤鐵

推乃佳耳

古之為墨者為螺為丸為餅皆象也
自羅秘書飾象以銜觀去而墨象
興矣建元氏之墨為象五規者萬者
珽者圭者雜珮去象所取義六曰
國寶曰國華曰博古曰博物曰太莫

曰太玄求之象与義之初其品有五為
瑶草為大國香為大紫重玄為非烟為
九玄三極其義其象則表与譜詳之
矣建元之為象也其製則清之余伯
氏伯玉李太史本寧而不佞道貫時佐
之書則清之文博士休承周山人公瑕

莫太學廷韓朱王孫貞吉潘秘書象
安劉文學季然而不佞上佐之畫則
丁山人南羽俞山人康仲吳山人在干
即付剗剗必盡毫髮務極國能故李
太史之序有曰其品式有經則王府
之闡石和鈞公輸之準繩也其追琢美

好則偃師之倡輪扁之斲宋之玉楮
而郢之斤成風也其詞章則典謨訓
誥渾噩爾雅即秦漢而下無論也其
族類浩穰肖像詭特則九鼎之百物
神姦冊府之羣玉不可形狀也其芬
香郁烈光彩煜燿則虞廷之帛雲太

乙之孝慕楚之睨蘭畝蕙也其文字
則河之國洛之書倉頡之篆孔甲之
盤孟闞里之科斗也莫廷韓曰方氏
墨品止于非烟奇于九玄三極蓋人
巧盡物理窮過此則為妖吾不教作
自是可以超潘駕李襄然代興又曰

于魯舉宜而治墨又且莫精思故于
執無憾非多得方氏之墨者不知斯
言之非譽也

刮摩自建元氏始也初建元薄画績
始為刮摩磋以銼摩以木賊經以蠟
帚潤以漆聚以香藥其潤欲滴其

光可鑑自刮摩興而畫績癢自墨
工盜其法而善墨者競為刮摩矣

奚氏之墨隊溝經月而不渝何論收
藏然古人養墨以豹皮囊貴乎遠
濕何以故豈非以膠漆異用新舊
異宜燥濕異調故耶余友程子虛

氏曰藏墨藏書俱貴遠濕藏墨者
宜置之高閣蘊以熟艾納之灰中
能去膠氣而益墨色建元氏曰墨成
而未乾者遇陰雨則置灰中易乾而
不漬夏用爐灰冬雜以石灰欲其溫
也則藏墨之用灰善矣夫膠之力不

久其性不盡棄置而不收濡漬而不
檢而委于製之不工不亦難乎

古稱善賞識者徐常侍之下世不多
有潘谷隔囊而葬天下之寶固一藝
之精以神用也若石昌于懸墨滿室
不許人磨滕達蘓浩然呂行甫弄

筆之餘啜其殘濡可涇極嗜非直
賞鑒矣建元氏曰試墨如試金當明
其色澤求其神氣其法用紫石研
注水涓滴同磨多少同磨之一縷如
綫而鑑其光紫光為上黑光次之青
又次之白乃六黠洵無光或有雲霞氣

又下之下也蘊長必有光而不黑索
然無神氣之復安用此識精矣蔡
尖漠言奚氏墨能削木故墨口以有
鋒刃者為上垢積研間者膠不和也
滯筆鋒去膠氣濁也研之有聲者
膠煤不調而製不美也元美先生曰

黯而澤微而黑光可晰堅于辟太函
氏曰以耳視者憊以目視者哲以心視
者神聞聲而雷同耳視也按圖而
索驥目視也觀其象以求其真心視
也好之者苟得其真隋和具在素履
善氏曰真物難蓄燕石市炫惜哉

評騰之艱也信夫

釋名曰墨者晦也真誥曰墨陰象也
然體晦而用章象陰而理陽所謂華
陳之鑿甲文苑之攸先也

古墨法云烟細膠新杵熟蒸之色不
染手光可射人四語已盡製墨三昧

明德非馨太冲惟漢先
後一揆也仇池
筆記云三衢蔡瑄自烟煤膠外一物
不用特以和劑有法甚黑而光彼取
光于鑲珠求芬于腦麝風斯六矣
羅秘書墨以珠英玉屑取重人文之巧
耳其搜烟和膠之三昧實不逮後人

頃以東觀咨訪及之幾与珊瑚木難
同價物故有所遭哉世之重奚氏墨
古今同也然不遇則車載以漆相國
寺門遇則黃金可得而奚氏墨不可
得物之係于所遭如此

元虞文靖稱朱萬初墨沈着而無晉

蹟輕清而有餘潤工語亦得製墨
之妙

太函氏之今之是以早古者惟陶氏
墨氏莫廷韓言建元墨可以超潘駕
李襄然代興夫早古超駕難矣使
建元而遇潘李庶幾在鴈行之間李

有廷珪方有嘉樹並稱濟美之之
方駕

宋晁氏有墨經不著其名其言製
墨与今亦小異今其書具在方氏譜
出當令族賈撫指執林讓博可稱

墨家董狐

墨書年

墨賦 係叙

夫巴蜀兔穎漢室隃糜展素臨池皆為良
足故揚雄氏王翰林而客子墨侈以嘉名何以
貴之貴其精也新都自奚氏父子來自易水
代良于墨歷世既避古法鮮襲吾友方建元
氏師事余兄博學雋寸高視玄覽間以杖
屨之暇搗桐煙和麋角為劑光澤可鑿金點
漆而黥于是傳九土達兩都列東壁陳尚方

天下咸謂建元及其子，封甲乙廷珪父子千
載絕執復還舊觀善哉技蓋至此矣迨惟
蕭琴笙笛無闕典雅方之名士並為賦頌叙
其林則危苦少儼稱其美則自趣難於撰
之典文功用非急豈足以茲聖禪典籍藉輔文章
所益知多而賦者獨闕聊後擬拾舊載而書
御賦之至辭曰

客有逆民者與子墨子俱學於太函氏子墨守

有逆民見素其所就業異也于時徒徂維紀歲背
夏涉秋賓射方興多士旅進國藉十世之基人
擅萬夫之隸子墨子澤烏決鍊玄霜裝縷子劇
龍香馳騁于文苑之圃翩翩於竹素之場逸
代惑之臣見于墨子而向焉僕聞上古結繩之契
未出道無紛華俗尚潤嘿文告弛而不用皇風
湯而鮮忒于射時也烏覩以弓璿牒之与石記篆
素之与鳥崇者哉輒近世塗改耳目末技競趨

折簡傳漆刻木鏤觚玉涅則垢絲染則污於是
乎之獻如缺大道寔清矣先生乃猶盛藻績以
爲觀陳規矩以爲式綜不象之紛糾橫六義之
兮惑將使文勝而瀉辭濫而飭意者其亡常德
歟不眩何樹士民以繁縟之標而驅衆庶于淫巧
之僻也僕有疑焉願因先生決之子墨子端綏而
進盱衡而視鞞然而嘆曰異哉子之公見曲士之
不可治于時凡民之不可適於治也果若子之是

畫烏皇史籀作唐虞繼世罹于絳水二儀倒
錯帝用授禹以宛委之書乃執玄圭以營以度
迄乎聳教流訖功叙載歌於固人文之以繇以闕
邪也爾其上尚星紀則奎壁擢璿下叶方輿則玄
丘示異夏敷命而王敷帝誥而治周文得之以昌
祚嬴秦失之以絕世威用鏡古于千百斯獲僅存
于一二乃威銘誼誄歌頌繇歌卷觀闕旋車杖
鑪戶盤匝符璽觴豆盥盥凡將急飭爰歷首

千鐫鏤貞珉點畫斷楮其迹猶存其義可舉
皆皆其小小者未易以縷數至若岐陽石鼓邠
鼎文史傳所載漢訓所敷罔不滌滄河海炯晃
日星位匪罔而差布匪玄而莫凍故瀋至地則
沉陽惺化延安上黨宜歛西蜀代興親奕至人
則韋弦噓矢奚袒嗣音若超若陸歎有朗詢
雅睦谷之殊代咸宜軌之可循其製公九子二
標松為孔嘉犀紋玉質膠調麝和盧煙代甬羅

璨鮮華其珍彙則子建松肪士龍石液潘岳
鑒常侍安識魚腹郤蕝豹囊什裝樵殊賜
而枚理祕文肅詭遇而開悟明易詔僕丞之月賜
試省郎之坐給武僭易啜潘武日月汚襪武集
經亥之十二或吐奇文于九錫亦有曹衛顧陸美
史張陳山陰長史渤海永興書練染素悞駁點
幅非惟貴所抑高令名勢足以造乎墨妙然而
至極末隳也惟

今天子在宥而理及于萬方文以四洽續述重光
有作必奇有文必蔚是以鑿首鑄耳之夫雕
題鑿齒之輩解辯稱臣樹頌歎塞無不懷深
秋璧以隆上都固至竭愛戴之忱亦以昭王者於
無外然猶雅逸勿逸雖休勿休日而三事大夫
衆以淑政他游睿藻時宣翰墨習作善之潤之
鴻業炳然五三代同猷翳我微臣越在草莽思
以呈土物贊云賞搜冥濛曠象罔挹清華之

傅露標輕煤于佛幌物不貴異製無宜淫
遠昭雲漢近沛綉綸傳以璉鼓妃以狡鏡相
鱗既附以沐以申番其為地也陵陽孤桐比于
鄒嶧布葉蔥蒼挺枝含羽瑟清露晨流玄
雲夜集永誕擷其華敏鼎搵其液於是按
以苗草揚以蘭膏若有若無燥、搖、盪而望
之藐若浮蜉繁碧藻迫而察之恍如織雲
留青霄其為膠也肪鯉之胞菜菘之甫南海

余且之以網中山資育之以縛俞乃鮮以靈艸
魚以金鑊潔必研精擇匪嗜恬致寒暑之適
均調燦濕而斟酌誼薈髓之可適寧鳳膏
之可託其為飭也玉乳珠胎於腦腑臍芬馨
郁烈光耀陸離羅縠綺組競射重施豈曰
示靡國華以宣其為劑也琳碧之杵寧田之
白烟細膠澄千百至擣玫瑰耀光齊添爭點
光可晰人色不染手其為瀆也瑯琊新都三

楚吳越五孫公子布衣巖穴投藜藿義舉舍
憂色幾與千之而靡足羨累積而未竭壯以
辭不虛譽終無溢美非左丘倚疇能效此
為楷也規萬珽珽極以尋倚上則河澤列宿名
雲沆瀣下則流峙殺瀆靈盟商以建標雲
臺歲以開泰其中林以手搃以手神靈之以
俾釋之以資則之博綜今古身羅中外蓋不特
綜壁也且橫瓊圭謂之占同介以玉山澤之靈

草木之怪觚角獸軀鏗蟻綠螺黛珠形詭若于
狀若態固伯蓋工倕之所不能名雲霓初用府之所
不能載亦有非烟之煙無之之清膏餘潤研盡
為蹟此枝則斲斤方巧必羿射玉是美矣是以
極其位之重為國寶輝為國華列之東序
則珍陪琬琰冰之間崇則蔭蔚雲霞又有太
玄太液緇玄異名玄烟亦妙緇擅上乘理入解
之妙俯義無類而拂經紅呂絕于木多不似于

噴繒陋佛馱之糶釋者衣出於池表也浮提之
汁竭爰滙血以刺心蓋氏之屬皆文人才士之口頭
數大雅宏達之所吐激之以啓發儒林弘收菟鼓
於方笥毛作貢在壤土之法也芹曝用教者聖人
之私也則延絨滕錡物遠多却匪賦匪社塵肆
是居希一晤于為異不重於璫與于是

天子乘秋帛令省私穡事設倉廩以賑貧
窮為稅欽以恤筑讓四海之內寧亦邦實與

幽遐獨遠，莫不樂更生。蒙厚賜，以馴致乎嘉美。
休泰迄乎天高，氣鮮露滋，霜雨斜灑，左界旋
璣，南陸菊叔，紛以淑芳。月澄暉以照屋。

天子方御便殿，陳幽風侍從，帷幄之玉屢抽。
直毫以進，積于時海。宇黎歎式，夜子旌士，籍於澤
宮者千二百人書奏。

天子覽而歎曰：嗟乎！人文若斯之盛也哉！

明興二百餘載，哲聖相承，禮天主制，崇作述之

知道則德義以長世固已定功成垂于勿替然
于禮樂制度謙讓未遑非所以昭景鑠治未
裔也爾乃闢四門廣賢路考文章稽典故協
頌雅歌湛露衣五材興百度攸文法斥武庫
去泰甚損朕御賤及宮之靡麗遵上世之樸
素進伯夷以司秩宗相后夔使典韶濩美哉
洋洋乎也括帝王步驟馳騁盛德大業非聖
人至孰能與也由是名儒霧赴博史雲蒸石

渠天祿之府金馬差作之庭翼、濟、殫見
錫闡敷典由於縮煥冰仁下及于群黎第姪
亦且盪瑕滌滓無歛無營任游自得守神情
以鏡玉清新固三五後起而不希可生也何
君世主之云由此觀之墨之為用章于國
果与于於文洽于教化游于地代和友一文一負
在道之徑也一弛一弛者以之神也非弛弛文負惡
能與理道而致太平且冀都朔方不為黑

峇代在運亥壬水德是宮壬執樞建極旋
共萬國以垂青道于千億若子之端將燔詩
書棄信術其何以為之貳子巽之終未終
逸代造廵而起避席再拜曰夫曷不耐不衰
寒不耐不燥呵之以在天地弗遠微生之之僕
歲盤足而卻步拜命之辱尚守吾師之言
庶至与于斯旨焉

穎川汪道會著

都門握手脩馬七襪欽挹

道味旦暮爲勞汪二丈至忽損

手書澹詞雅筆欣若對面至啓

新編便如大盈寶藏武庫戈矛應接不暇矣

僕以多病技組放跡黃冠人間一切事都已

捐棄惟是筆研餘習時復一弄以寄閒情

而毛楮二生時復告罄所尤艱得者墨卿子

也比方四出求之絕無佳者得

足下所惠種二精絕乞兒暴富更似無措蘇
長公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本須墨用得
之乃不忍用真堪一喙也仲淹又云

足下須僕一評評不敢辭第恐翻爲

高價累耳目疾暴發閉目口授史書劣無次

五月三日世懋再頓首



惟

公玄制以方易水則我不敢知墨既磨人
蓋與其人俱往矣若方近代羅氏則居
然凌踐其上直當以良苦分技不常過
之羅氏猶於他族賈亡論已近見邢子
愿之評孫所未解者幸伯承亦山東好書家
高吳中沈徵君文待詔畫頗富見王元

美相與品隲而少之及取一寓目遂每一
真者今子愿之評墨得無類伯承之評
畫不能何倒置也載承

雅惠附

謝

下執事不具

徐桂頓首



秦孝不氏遺建元書

建元之為墨也務專攻而其為譜也務博
取專則實勝博則多文專而博則大成博
而專則盡美夫然後華實竝茂文質適均
作者之善物也豈惟小道文事亦然相如
之腐毫以專用博子雲之千首由博入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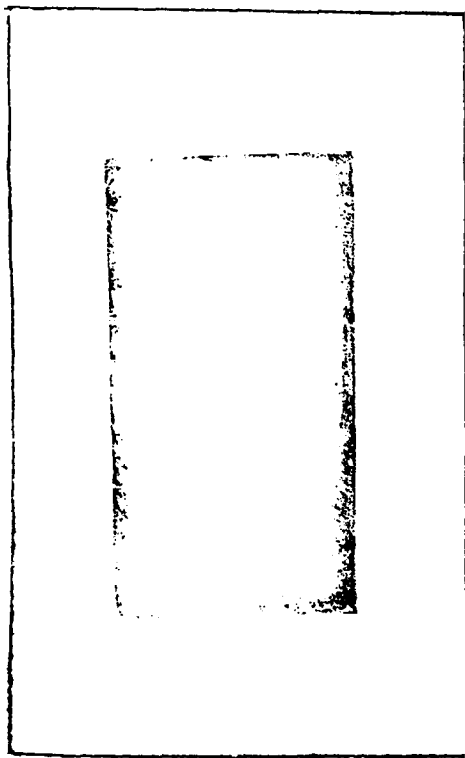
吾友二人則濟南專而江左博要之青齊
什二必大舉而戡疆組練三千必先登而
破壘此二君子者襲若鼓儻雋若和羹當
世之般倅也建元之專也猶夫人之承蜩
其神全也其博也猶獅子之搏鼠其力全
也以小喻大庶幾乎兼之建元自言魯也

魯無能一涉大方凡諸耳目所及心思所
通儻有當於吾玄算不財擇第居巖穴不
越乎闕觀吠月疑冰詎能通物庸不免局
於地篤於時耳夫子惡乎益之嗟、建元
誓將識其大者奚氏之調劑良矣其品式
不必皆良羅氏章物采以備新都曾不能

以一嚮以令視昔夫非八珍之薄燔黍九
鼎之斥土鋤哉吾惡乎益之止惟益之
無倦而已乃今弓冶作濠箕裘承家專益
求專博益求博由是可幾於道技止於此
而已乎夫譜者史之流龍門世業於是乎
在建業之能事畢矣有子矣未畢之志爾

後人其世々圖之戊子夏日

爻人鄭象位書



性談

及下墨知其墨不知其詩讀
之六詩知其詩不知其人亡友

黃清父談

建元之美於是知墨揆其詩之又
拚其人耳覽 墨謬之編真

吾燃靈犀照巨海又如夏王九
鼎神奸悉陳可謂絕代奇文
乃做不肖教帝為前驅馬能玄
晏此快哉如

之下痛甚平素者不肖為之藏拙
矣

釋琴堂再拜



題方氏墨雜言八則

余性歲遊京師

天子方在冲齡嚮意儒術遊情

宸藻偶訪及新安羅氏舊墨爭購重貨
若珊瑚木難矣而余私出所藏中書君為豪
人製最精者以試之尚未及國香而下也其謂
珠美玉屑于古法之取焉方氏墨之止於非

烟竒於九玄三極蓋人以盡物理窮過此則為
妖者不敢信自是可以超潘李李衰然代興
行將登御尚方官賜羣玉以載竒遇不但為
儒席之珍而之搜以詩之墨成不敢用進入蓬
萊宮虞文靖公之才心不遂非煙化還作玄雲
繞紫微余目借以告于魯

非煙之有窳天一是物妙於不可名而昉於

太初精能之極神化所至復歸于質象
無色者非耶問於人官人官不知問於造物
造物無有吾以問于魯于魯默弗語余曰是
人已入玄心三昧

潘谷奚超世不常有隄糜松帚終亦多
時玄賞者曠古希今恒情則賢遠賤迹
綠螺烏玦獺髓龍膏推較峨嶺齊盟易

水吾于方氏殆各間然

余嘗著墨卿論不以示人今獨可為方君及
此蓋治墨莫先治膠之之質精而墨沙膠之
力久而墨堅膠之性盡而墨純質精故煙膠之
相得也和力久故煙膠之相入也深性盡故烟
膠之相劑也化墨未百餘年不能全也于魯
用法於膠精矣其堅而純信可必至第墨沙

方來年壽有盡不終吾昌言磨人之惑雖于
魚不獲自觀其所謂化也者而聊以驗吾言

于魚舉室而治墨又且暮精思故於執事憾
而以授其子曰可以世守矣後千百年無復如
吾技夫墨小道也以于魯之專力深心僅然後
至博物之士流賞于魯之志而通其餘

方于魚之造墨也去遺力哉司馬公之評墨也

去遺言哉。謂墨以評重固然。第令技不致注
即日捺筆而佐其聲稱得手。夫方氏墨行世
而後知司馬氏之於名物辨而奇。不以文掩質。雅
評由墨重其可矣。

太函氏之表墨為方君地九鼎矣。其杼文也。古
吾避而處其今。其稱名也大。吾飲而識其小。其
譚理也。造微吾退而居其當。要之可從太函氏。

而並存傳信烏能舍諸烏能舍法

今墨所以不當於古者何彼傭嗜什一聲價
稍立而真贗並行豈惟人贗之其將自為贗
矣未幾之者莫矣則替于價目與俱墮李氏父
于世守其法而卒寔應千百年如一日名稱至今
于魯不二法亦不二價太函氏言非儒弗能豈
謂是耶于魯其人儻能亦為贗清主戒以

遺後人

余為方氏之例作墨言詳哉乎其稱辭矣寓
斗山客舍淫霖累日庭燎方盈歎坐極遲將
迎考慶偶得佳帚湯錄一過少知平林容曠
發几上書成於月爰而多之送中

華亭莫雲卿



墨格十則 有叙

如余祠藏就歛令徵先後瀕視伯玉元美本寧長
卿及邑子廷韓品藻墨妙于大激方君所謁而取
觀初什雕氏總圖色象命裊列譜成一家統軌播
諸路攷賦將令登聞主藏宣付渠觀昭

聖后英賢中興右文之雅因暢其憲為楮墨按數
則辰續記室略資披莞云爾谷水峻陽哀福徵書

莫氏子父精品蔡公稱可削木數季墜漆若舊致令
石氏蓄甯千秋為珍不許人磨其雙脊龍劍背頰首
群玉殿者猶在易水匠心自得已寓婆歛萬松間加精

墨寵始隋唐如御案聚戲如蠅旋呼萬歲曰文士俱龍
賓十二種、異相帝稱龍香上剗薛稷標衣予九錫是旦
吐氣紋烟亭替如起樓臺里蒼聚詫甲稱主香守平章
總松滋侯黑松使者勿舉

相墨經不傳名代云染楮不昏文房寶飾
傳養墨遠濕須囊揀豹皮草誕方略乃云
珠齋非鐵臼非杵三萬非二月九月前候易變迺
知造字設墨召威帝鬼禁方詭術非輕眇矣
魚胞熟萬杵犀角盤雙龍詩有之

萬窻松烟輕煤翠餅支久耐歲材士比玉萬錢
雞售三千足濡以覓來禽青李尚未得當魚

以榘髓瑛屑天香澤蘭馬肝琢而佐圖玉版
開以光牘嘘猶雲靄奕若龍蛇遙憐醉帝侍
微笑開天容者矣

龍髓記段成式對徐峰奕得墨笈貌太子妻
寄致十螺乃上書品永寧第中精擣龍片如
琅玕質潤發澤雲藍墨勝如玉况於梧臺真
物難蓄燕石市炆惜哉許雋之報也

異物駐世一如魅真況北廣圖府宣綸告蘭釘絳
氏乎封人陶止五色蔚興員嶠星池百里塞著士龍
祝婚班孟嚼噴魚騰丹檢雷躍錦囊非理所著幻
恠有然

九子三莖雲書端表青烟蛾綠画局宮儲螺子黛斜
給賜降仙鳳舸傳寫麥光點漆瓦湘日噉爛石開
烟蒂管遶書柿葉編錦足金戔紫霧飛白拖

虹蠹簡生光赫號倍僧

玉稱六瑞佩列百觚和璧夜光車輝澤媚三棘六
異手捧篋陳襲以綬中陳之革櫃藏猶大寶
色類錯刀宮女好事而爭妍客卿踊價而騰售
家纓珠環笏拄躬蒲老仙推較名籍蛾岫尚書
握瑜品高令僕矣

海產星池燒紅如肺香延百里升燄如雲坑陽

依石片成墨懷化一塹在二寫書天宣地洩溫洛
軒河作文造古蒼頡靈盤代有神奸水貽冊府

墨潘壘踏照耀簡編山台隔囊封遂知其品蘇
大閤烏玦即以延名安有析法象揣色澤詣玄品
通極昧上參蒼顛中差相穀下佐文史遠遺蠻
粵貴擅清朝大激氏者昔有玄光今有建元神
至矣美矣

丁亥長至日書於佳日樓



水母泉記

方建元居業佳日樓_又背市喧面南山潁
水周其下故瀦宮多納污焉汲者趨清冷
遠莫能致乃慨然思曰吾凝神守玄于技
車矣夫水玄德也膠弗得弗糜煙弗得弗
融色澤弗得弗潤吾將求玄珠于象罔終
以水德王矣嘗潁水時涸石稜隆然是當

有泉脉乎遂卜日禱諸中庭關土幾仞扣
石冷々有聲其始也若礎潤之欲滴渙若
冰將釋少則洋々然若崑崙之既溢若執
子之未塞忽若鯤之怒起于天池之北舉
室搨々挹以注諸潁彌日而水弗加淺也
建元雀躍再拜于庭曰天命我矣於是試
以投膠則性調試以和煙則情適試以受

色則光發于庭建元技成而進于是殆所
謂天授非人力與泰茅氏聞之曰异矣建
元之為墨逾神而族賈之相失逾遠也初
建元以法鳴則竊法者猶得其似繼以名
高則竊名者已賓于法終于譜成則竊譜
者又賓于名乃今得天得泉其品無上其
澤無方其聲施無窮族賈莫測其朕無敢

竊者退而反走矣嗟乎玄德既棄漢以水德王則甘泉知名昭休徵也

上方進御于魯墨數願問草莽臣有如薦雄文似相如則當以賦獻者宜莫如甘泉無庸以玄解嘲矣且也象帝之先觀道之北探治之源水德具備有名爲母誰曰不宜方氏其世々守之矣建元曰魯主臣不

敢貪天功寧忘司馬肇錫爰屬潘生紀諸
珉石

萬曆戊子里人潘之恒記



受光室畫一墨序並銘

里社友弟潘之恒撰

蓋淮南子之言云夫受廣者見博受
織者見陋故隙闇于牖、闇于戶織廣
博陋形矣又况宇宙為光者乎建元舉
以名室何居志墨也墨何志、畫一也夫
萬色歸於玄萬言歸於墨萬塗歸於

一天之蒼海之冥道之玄其正色耶其
無所不受耶其遍相為光者耶故不
光則象不昭不一則法不備建元之為
宜以一字墨以墨守身、乃道、乃天、
之光朝徹而見獨墨之光用晦而致顯
釋氏以一毫燭萬有芥子納須彌夫
非有所受之耶雖然甘受和卒不勝和

白受采粹不勝采唯光之舍唯玄之
極物莫能尚之有道者象焉建元業
守此以鳴世而其子嘉樹又以其綸興可
謂重光也已繫之以銘、曰

集寔生白匪緣於隙是名葆光類若
藜吉爰發其祥顯于家邦雄方泊如
玄德用軌

萬曆丙申長至日

友弟潘之恪書